



蘇盟淑 彩繪/1995年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歲時立秋以後，我就不自覺地開始注意水果攤上的紅柿，以及路口街角，尋找那賣「菱角」的小攤車是否如期出現了。對我而言，紅柿和菱角就像兩個時序的信號，告訴人們秋天正式來到了。

小時候常常聽到大人說「菱角嘴，冇呷大心氣」，初不懂它的意思，後來才逐漸明白，原來那是在戲罵貪吃的小孩子，意即有著菱角形的嘴巴的小孩，最愛吃了。不過我對菱角的形與色，卻有自己的想像。它是永遠掛著微笑的翅膀；它是白霧裊繞中靜靜飛翔的夜蝠；它是頭額上長出一對利角的魔鬼面具。

孩提時居住在台北松山饒河街附近，每至入秋後，總會在松都、玉成戲院門口、慈祐

宮廟旁，或路邊推車小攤販處，看到成堆冒著熱騰騰蒸氣的「菱角」待售。偶爾大人會買回一袋，全家分著啃食，滿足一下「秋饞」。嘴角飄著「龍角」的清淡香氣，抬頭閒看浮雲悠悠，輕風徐徐涼爽宜人，啊，秋意甚濃！

雖然，滄海桑田，物換星移，人事已全非，但是每年到了秋冬之際，當菱角出現在市面上時，我的想念仍舊會飄回小時候的記憶；簡陋的推車、一盞乙炔孤燈、戴斗笠赤腳的販者、新聞紙摺成的袋子，以及那烏墨帶刺角，啃咬起來飽滿有勁，吃起來卻齒頰留香的菱角。

但是，我從不知道菱角是長在水田裡，更別說看過它整株的樣子。直到遷居高雄後，

才初識廬山真面目，而且才明白，原來菱角只生長在台南、高雄、屏東等地的水田裡。

著名歌者鄧麗君於1966年，曾唱紅過一首中國民歌風格的「採紅菱」，歌詞大意是江南水鄉的一對恩愛男女，一起在田裡採菱角的對唱。古詩詞曲中也常出現與「菱」有關的描述，例如唐朝王維的《山居即事》詩中，就有「嫩竹含新粉，紅蓮落故衣。渡頭燈火起，處處採菱歸」句。又如元朝的詩《採菱女》：「落日照淮甸，中流蕩回光。窈窕誰家女，採菱在橫塘。風吹荷葉低，忽見紅粉妝。紅妝背人去，驚起雙鴛鴦。鴛鴦去復來，煙水空茫茫。」

我不知道中國江南的菱角生長的實際環境及情況，不過還是不禁懷疑古詩詞中所謂的「菱」，是否就是我所瞭解的「菱角」？荷和菱是否指同一植株的不同部位？因為這些詩句都將「蓮」、「荷」和「菱」並陳一起。在台

灣，我還不曾見過荷田和菱角田是同一地的；當然，野地的自然濕地中，確實有荷與菱雜處的情形，則另當別論。

不過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，就是在台灣「採菱」是件苦差事，絕非詩詞中所形容的那麼romantic、那麼浪漫。南台灣的十月雖然時序已入秋，但是火傘仍然高張，秋老虎回熱難當，採菱人非常辛苦。

他們頭戴斗笠，兩手戴上手套，全身從頭到腳包裹緊密，雙腿套上長筒膠鞋，踩陷在深及腰際的泥沼裡，身邊浮漂一只大盆，彎著腰伸手入水，撈起一把浮株，迅速撥下成熟的菱角，置入盆裡，然後把植株再放回水中。也曾在高雄八卦寮埤，看過划小舟採菱的特殊方式，只是年代已隔久遠，不知現在此景是否仍在？不論如何，採菱人總是汗流浹背揮汗如雨，我猜想應該沒有心情唱那「採紅菱」一曲中的「...划著船兒到湖心呀，你看呀麼看分



台南官田菱角採收情形，現為台灣主要的菱角栽培區

明，湖水清呀照雙影，就好像兩角菱...」吧？當浪漫、夢幻遇見現實的時候，總是要低頭的。

菱角的品種很多，分布頗廣，目前台灣所產的菱角，主要有短角鈍刺和長角銳刺兩品種。盛產於秋、冬兩季，主要栽培產區在高溫炎熱的南台灣。菱角是一種草本水生植物，葉子叢生，葉柄部分膨大成充氣狀，所以植株漂浮在水面。雖然是水生性，但是在花期時，它的小白花會開於水面上，方便昆蟲授粉。待果實慢慢發育成長，因重量使然，菱角會沒入水中，可以避開許多天敵的啃食破壞。依據漢醫的說法，菱角屬涼性食物，可以幫助胃腸，消毒解熱。

一直到三十二歲以前，我都不曾聽聞或見過「水雉」這種與菱角息息相關的水鳥。第一次親眼目睹牠的美麗優雅風采，是在高雄八



第一次跟隨鳥會的幾位夥伴去八卦寮埤菱角田看水雉；如今數十年已過，物換星移滄海桑田，昔日景象已全非

卦寮埤的菱角田。那天一大早，和高雄鳥會的幾位朋友，相約在現場會合，大家都備齊單、雙筒望遠鏡；由於我是初入門者，所以還更懷著一份虔敬、期待興奮的心情，準備仔細觀賞這翩然出塵，傳說中的「凌波仙子」。八卦寮埤菱角田面積頗廣闊，所以在其中划舟採菱的人影，已經顯得有些渺小了；那麼透過望遠鏡



從前高雄八卦寮埤菱角採收情形，此為深水式栽培，水雉喜歡在這樣的深水式菱角田活動，因為較易躲避天敵侵襲



昔日高雄左營凹子底菱角採收情形，此地現已填土先後興建三民家商職校和漢神巨蛋百貨公司；此為淺水式栽培，水雉不會在這種淺水式菱角田出沒

尋找那體型更小的「菱角鳥」，就益顯困難；雖然不時能聽到遠方傳來此起彼落如貓叫「喵~喵~」的鳴聲。終於，在鳥友的協助和指引下，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飄逸動人的倩影。我頓時眼睛睜大，心跳有聲，屏息凝視許久。

水雉體態修長，身披白、黑、金黃彩衣，尾羽細長如雉雞狀，腳長趾闊，在漂浮於水面的植物葉上佇立或輕盈步行，儀態萬千，正如宋朝黃庭堅的詩句所描述：「凌波仙子生塵襪，水上輕盈步微月」，雖然詩中的凌波仙子是水仙，但是水雉可謂是大自然真實的水中仙子；此景美不勝收，真是人生一驚艷啊！

突然，水雉凌空飛起，不是一隻，而是近十隻，牠們開始繞著池邊飛繞，互相追逐、打鬧，一圈又一圈，還不時發出「喵~喵~」

的叫聲；可能是繁殖期的求偶行爲。仰望牠們在空中凌飛，拖著長尾，金黃羽色配合黑白分明的反差，在陽光照射下閃輝生耀，直讓全場的觀眾爲之喝采。

這是一場奇妙的體驗，也是我首次將菱角、採菱和水雉三者聯串在一起的關鍵時刻；而這一聯結竟然是在有生三十多年之後，成了我與大自然的美麗邂逅。事隔數十載，在追求經濟開發的迷思下，濕地一一快速被消滅。現在看到凌波仙子的機會已經很稀少了，如今只剩下類似「台南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」、「美濃湖水雉棲地」的少數保護地及其附近的菱角田，還可以看到這些美麗的彩羽；也似乎只有在這遁世的桃花源，才能夠尋回心中不曾褪色的「夏后之影」。